

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一日第三卷第五號

華語
學校
芻
刊

相子王言題

蜀刊第五期目錄

論壇

記茶樓中一席話

雪樓

本校教授法

初級總班教授法(續)

雪樓

藝苑

感懷

雪樓

專載

國奢則示之以儉

華陽郭仲權

名著

見吾草堂詩集(續)

華陽徐子休

筆記

目錄

天石漫筆(續)

宗教叢談

關於教會之研究

王竹銘

雜錄

格物羸談

雪樓手錄

談叢

雪樓隨筆(續)

雪樓

燕台筑音(續)

柱華

怪異紀實

怪異瑣記(續)

梅村

怪異紀聞(續)

雪樓

游記



目 錄

旅戴記

竹 銘

笑 林

解顏錄

耿幼山

劇 談

紀譚鑫培(續)

懶 翁

都門瑣記

名勝類(續)國子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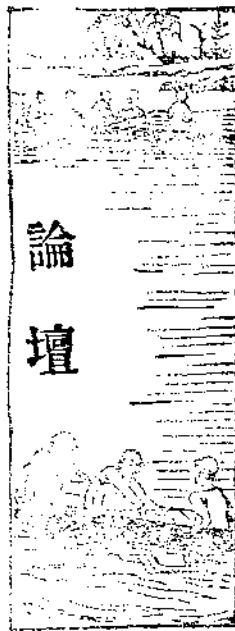
懶 翁

小 說

海濱佳話(續)

紹 芝

啓 事



論壇

記茶樓中一席話

雪樓

昨日在茶樓品茗。一輪秋月。四座清風。一陣情懇之語。震人耳鼓。回首一視。乃兩友談心。余好奇心勝。更欲悉其究竟。不禁正襟危坐。側耳細聆。聽甲曰。君方在青年。奈何棄可惜之光陰。爲無味之徵逐。擲有用之金錢。作無益之浪費。可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竊爲君不取焉。君不聞父母在。不遠游。餘必有方。又云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之二語乎。劬勞之情。無時或已。可見子在外萍踪無定。或

早出夜歸。置家事于不顧者。未有不貽高堂之憂。倚闥之苦。故古人戒之諄諄。蓋欲勉游子之心。使知有所繫念也。所以母嚙指而曾子心痛。父染恙而黔婁流汗。乙答曰。余既未外出。又未遠游。只因情緒不佳。精神不爽。偶然隨喜。聊以散悶耳。甲曰。君所遇境况。固屬蹉跎。然暢懷之道甚多。解愁之趣亦有。又何必脂粉獄中尋佳境。骯髒隊裏覓樂事耶。乙曰。章臺走馬。不失文人雅致。何言閭柳尋花。惜玉憐香。正可爲我澆愁。非同踰牆鑽穴。况夫朝歡暮樂。可爲安樂之窩。右擁左抱。難捨多情之種。我兄何嫉之深言之厭哉。甲曰。君誤矣。青樓非言情之地。妓女非論恩之人。獨不聞沉香街之故事乎。若稗官野史所載杜十娘輩。個中能有幾人。

論壇

第 五 號

今君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又復多病。尤不可貪。貪則獲疾。人言可畏。雖是自貽伊戚。而其害不知伊于胡底。或貽先人之羞。或累終身之病。或遺妻孥之苦。或遭親友之譏。種種不堪。何莫由斯道。是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所關又豈鮮淺。聖人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君中饋雖虛。何不留有用之身。爲後嗣計。申而言之。何不學有用之才。爲國家念。况君高堂撫孤。柏舟匪易。荻丸謀子。晝夜辛勤。皆欲佇看功成業就。方不負泉壤之人。一片苦心。爲子者當知。更當束身自愛。力求上進。光宗耀祖。顯親揚名。如此始可上對父母。下蓄妻子。今視君日見流動。日染陋習。恐長此以往。前程可危。况君月進無多。家非大富。精神又不足。閱歷亦尙

淺。何必流連于是而不悟。在荆林中覓桃源耶。乙曰。吾非欲如此。乃朋友金面相關。碍難推諉。况偶一爲之。乃逢塲作戲。是豈認真者。然捨此實無消遣之方。除煩之地矣。望兄勿曉曉不休。而絮聒人也。甲笑曰。此真欺人之語。孔子曰。益者三友。朋友者輔助我者也。爲五倫之一。君如自束。乃修身正道。侃侃陳情。何用推諉。朋友必不相強。而牽往火坑中。送入是非地。甚者朋友亦鑒於斯。或因之省悟。乃君自欲投入。以朋友藉口耳。逢塲作戲。豈能認真二語。老生常談也。墮落個中者。往往爲說此二語之人。何則。諺云。聰明反被聰明誤。善于詞者飾其非。一入彀中。概非由己。小之破財。大之傷生。可不慎哉。若云。無消遣之方。更謬論矣。而看書。

奕棋。寫字。畫畫。栽花種竹。打球擊劍。旅行訪友。談今酌古。作手工。學技藝。何一非消遣之方。何一非有益之事。乙曰。無已。請以麻雀爲消遣可乎。甲曰。是亦不可也。方井竹城。三元一色。喧嘩四座。挖心嘔血。君以爲快事耶。殊不知賭博一深。而耗神破產。傷交起禍。均肇于此。其害靡窮。總之。好嫖縱賭。非我輩所宜爲。須知河豚雖美而有毒。麻雀好看亦有害。余非不好。特不敢耳。今日得暇。故爾多言。蓋聊盡忠告善導之義。以舒愛君之忱。君如不以爲河漢。直諒見責。則是所深幸。否則。君當自行其是。余當遵夫子之言曰。不可則止。無自辱焉。甲言畢。第見乙首若俯若點。面現悽慘色。不知是悔是悟。既而付茶資。携手去。余不禁爽然若失。汗流夾

本校教授法

背。如坐針氈。急買車歸。深夜思之。輾轉難寐。援筆誌之。以示不忘。



初級總班教授法(續)

程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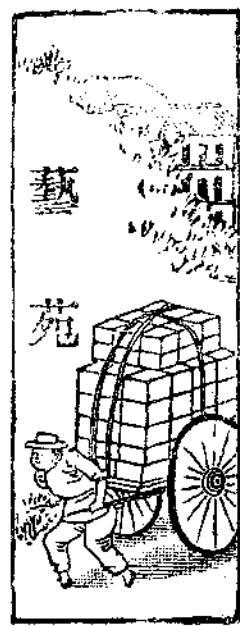
後指着圖上的姑娘說。他是姑娘。再指着太太說。他是太太。再對學生說。沒有男人的是姑娘。有男人的是太太。發完了姑娘。太太。再發七八九十。一至二十。發完了這幾個字。再發好些一點兒。可以對學生說。中國飯我能吃。你們也能吃。我能吃好些。中國飯。你們不能吃。好些。中國飯。你們能

藝苑

一點兒中國飯。我能說好些中國話。你們能說一點兒中國話。我們能寫好些中國字。你們不能寫好些中國字。你們能寫一點兒中國字。你們能寫好些外國字。我們能寫一點兒外國字。你們能喝好些外國茶。不能喝好些中國茶。我們能喝好些中國茶。不能喝好些外國茶。你們能喝一點兒中國茶。我們能喝一點兒外國茶。發好些一點兒總得叫學生明白好些是多的意思。一點是少的意思。好些不是大。一點不是小。不要叫他們以為好些是大。一點是小。先生總得給分清楚了。別糊糊塗塗的往下教。在平常總得費一點腦子。預備預備功課。別到了臨時抓瞎。用一個比方。學生一不懂。您就下海了。

未完

四



感懷

老大徒傷喚奈何。欲將心事譜長歌。一年一度中秋月。空叫光陰似夢過。

其二

塵烟滿目難揮掃。風雨無端不願聞。爲愛光天看化日。欲將隻手撥浮雲。

其三

默默深愁對誰歡。廢卷長吟併淚彈。到眼雖然花月好。如今不過等閒看。



國奢則示之以儉

華陽郭仲權

禮記檀弓下篇載曾子與有子評論晏平仲的一段事。據曾子說晏子可謂知禮。有子却不謂然。隨後曾子說出國奢則示以儉云云。有子也就不持異議。在有子的意思。以爲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返。就算是不知禮的証據。殊不知曾子取重晏子。正在這個地方。原來齊國自從管仲任政。通貨積財。國民的經濟。就漸漸充裕起來。

專載

久而久之。不免走上奢侈的一條路。晏子是個深識遠慮的人。眼見得國民的富力。一天一天的墮入危險界了。於是乎就想以身作則。轉移風氣。竭力從儉。連禦寒的衣服。都不敢多製一件。甚至遣車一乘。儉於其親。及墓而反。儉於其賓。論起祭葬的事。都要儉。誠不免失之稍過。但是晏子的苦心。只求個不以菲廢禮。而且矯枉必須過正。乃能得中。所以不管別人的非笑。獨自行將起來。若果說晏子只知吝財。那嗎。晏子就該雙手接收邯鄲。或是安安的坐享齊景公所賜爽塏的居宅。難道現成的良田美宅都不要。他却要瑟瑟縮縮的裝窮嗎。尤其可怪者。晏子自有錢財。不會使用。偏偏要照應他的三族。以及所識窮乏的人。有一次陳

五

桓子譏諷他。他就當着齊景公說道。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照此看來。晏子何嘗是刻齷人。直是儉省。一身之奉罷了。儉省一身之奉。即是針砭一國之奢。雖然書傳上未說出因爲晏子崇儉。齊國的奢風。就挽回到什麼程度。但是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料必受他感化的人。一定不在少數。只看那狡猾凶頑的崔杼。說晏子是民之望也。就知道晏子的價值了。可惜齊景公莫明其妙。不知取法。鬧得來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下至慶封車澤可鑑。樂高嗜酒。無一事不叫晏子過不去。其實晏子當時。以區區之齊在海濱。即使國民相尙

以侈。想來也不過爾爾。假若晏子生在數千年以後。目覩社會情形。愈奢愈窮。愈窮愈奢。不知又當如何慨嘆呢。孔子曰。奢則不遜。這不遜兩個字。極含蓄又極透露。試問後世禍亂相尋。爭奪相殺。那幾件不是由奢字發生呢。我記得前清宣統辛亥九月以前。有個朋友自南京來。說南方人爭奢鬪靡。朝不謀夕。好像要出亂子似的。果不其然。不久就發生兵禍。這幾年來。不說南方。到處都越發不像樣子了。甚至小小一個椽曹。考其月入實數。有時等於隸役。却要乘坐高輿。鮮衣美食。至於雇用僕媪。事本尋常。近一二年。亦復大呈異狀。每見新來受雇。鶉結且不蔽體。及至開口談話。不說某家貴眷。如何豪賭。如何花費。說說某姓手面。怎樣闊

氣。怎樣大方。偶有儉素家庭。稍加限制。登時就不受用。或竟委而去之。試問方今民窮財盡。工輟於市。商輟於途。官吏奉給。經年不繼。士兵餉糈。積欠未發。安得有如許金錢供其揮霍。小者如此。大者可知。一省如此。全國可知。這不叫做國奢嗎。雖然。如果大力者有所覺察。趕緊掉過方向。戒奢崇儉。再能够確實表示。以身先之。也許不難挽救。豈知大謬不然。文章但作表面。遇事只講排場。完全與節儉力行的晏子成個反比。他還說你這般人腦筋陳舊。不知順應潮流。說到這層。本也不妨承認。但是我要轉問一句。前幾年歐洲大戰。是不是爲的麵包問題。假如供求相應。戰端何自而開。何以供不應求。豈非消費太巨。我也並不是專講節流。

專載

就是盡力開源。地不愛寶。也要來得及纔行呀。老實些說。千罪萬惡。都是一奢字造成。奢風一日不止。大亂一日不已。儉之一字。簡直是弭亂的萬金良藥。況且儉字的道理多端。放大些說。不但我們中國。從今要節儉起來。就是歐美列強。也應該提倡儉德。力戒驕奢。縮小來說。我們能够儉省些。也好騰出點力量。做幾樁開發富源的事。再縮小些說。就是負債。也可以少欠幾文。就是求人。也可以少開些口。况乎人生世上。誰無族戚。即使節衣縮食。酌量幫忙。也是分內當爲之事。相國齊晏子。不是我們最好的模範麼。我願健全的政府。從今以儉示國民。我願鄉里的耆宿。從今以儉示後輩。我尤願家庭中當父兄的。從今以儉示子弟。那就真

七

真的算是福民利國了。

名 著



見吾草堂詩集(續)

華陽徐子休

燼斷香消夜欲闌。落花颭影怯風酸。清魂誤踏瑤
池雪。一枕驚回春夢寒。
香塵一散逐天涯。波影依稀鬢影斜。明月重來應
有淚。樓臺何處問梨花。
悶對春風酒一杯。東皇含意費疑猜。捲簾消受西
山雪。疊疊銀屏天外來。

八

寒風如割露如煙。人影分明月在天。今日傷春明
日病。棠梨花下一潸然。
冬來冰雪太相催。憔悴彫枯不欲開。但使有香魂
自返。顚天早送春風來。
莽莽青山埋血淚。明明孤月照興亡。他年更歷盛
衰事。牛笛一聲人斷腸。
強撫銀箏不耐寒。梨花飛上玉闌干。水晶簾外東
風冷。幾度回頭未忍看。
孤鶴一聲露未乾。何人清影隔雲端。金霞怯冷忽
飛去。月壓蘆花秋水寒。
鼠肝蟲臂休污我。恨海情天解殺人。閱看興亡翁
仲語。十三陵畔野花春。
俠骨沉沉入黃土。香魂夜夜問青天。陵遷谷變尋

常事。風景依稀十六年。

樓外青山雲香藹。窗前白月露微茫。無窮心事無

窮恨。併入當年春夢長。

一宵冷雨碧梧愁。起視江山已似秋。牆外平沙堪

獨步。往來細細數牽牛。

未完



天石漫筆(續)

雪樓

雉

雉形似鷄。雌雄異色。雄羽美能鳴。雌遜之。眉斑

筆記

白。目晶赤。尾長翼大。能走善聽。爾雅翼云。雉有十

四種。春秋運斗樞曰。璣星散為雉。澤雉十步一啄。

百步一飲。因地之墳衍。以為疆界。分而護之。不相

侵越。一界之內。要以一雄為主。餘者雖衆莫敢鳴。

其雉者不特一雌。埤雅亦謂雉飛崇不過丈。長不

過三丈。又雉性妒。醜設疆飛。不越分域。一界之內。

以一雉為長。雉耿介之禽。應義氣。禽經曰。雉介鳥

也。註云。善搏鬪也。十一月雷在地中。雉先知而鳴。

說文雉雄雌鳴也。雷始動雉鳴而雉其頸。漢五行

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禽經曰。澤

雉啼而麥齊。註云。澤雉如商庚。春季之月始鳴。麥

平隴也。劉元卿賢奕云。雉羽可以候雨。性喜棲山

野。不能久飛。食穀類嫩葉昆虫。常侵及田禾。故農

九

家認爲害鳥。當生殖期中。一雄與數雌同棲。營巢於叢藪中。十二月令云。雉。鷄。乳。鳥居隨錄云。雉交不再。產卵十二至二十。甞二十餘日而化。伏卵時。雌避其雄而潛伏之。否則雄食其卵。然雉雖不慧。恒哺乳于山椒麥隴之上。獨晏然無恙者。因其窠下有雄黃。黃氣遠射。能避毒物。所以蛇虺不能爲害也。鄉人于三月中。徧覓之爲市。其取黃之法。先以溺繞窠三匝。從而掘之。所獲二。三兩。其價倍于他所。但不審黃之由來耳。見簪雲樓雜說。又夏小正曰。正月雉震响。雉以媒取。媒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引野雉。因名曰媒。以翳隱身而射之。媒江淮間謂之游。雉肉甚美。爲獵鳥之一。其味如鷄。故又名野鷄。一云。漢呂后名雉。諱雉爲野

鷄也。飲食須知云。野鷄味酸甘。性微寒。春夏有小毒。患痢人不可食。久食令人瘦。發五痔諸瘡。疥。卵同葱。食生寸白蟲。家鷄。蕎麥。菌。蕈。木耳。胡桃。鹿肉。猪肝。鰾。鮎。回魚等。均不可與雉肉同食。因雉屬離火。故雉煮則冠紅。誠損多益少之物也。其糞著銀則枯。被鷹傷。啣地黃葉點之則愈。雉種類既繁。間有爲他物所化。而雉亦有能化他物者。王廷相雅述云。熒惑不明。則雉生兔。任昉述異記云。江淮中有獸名能。(音耐)乃蛇精所化也。冬則爲雉。春復爲蛇。故晉時武庫有蛇化爲雉。蛇與雉交生卵入土中者化蛟。一云三百年。一云六十年始化。廬山志言蛇雉蚯蚓之類。穴山而伏。三十年則化而爲蛟。清稗類鈔。謂野雉與蛇交。子生石上。遇雷雨

入土一尺。沉至極深。積久則化爲蛟。又云土深一丈。蛟重百斤。深者加重。形如豬腰。無頭尾。色淡黑。十月令云。是月也。雉入大水爲蜃。爾雅翼云。蜃大蛤也。冬月雉入大水所化。禽經曰。雉亦曰鳩。五采備曰翬。亦曰夏翟。亦曰鷩雉。采黃曰鷩雉。白曰鷩雉。玄曰海雉。首有采毛曰山鷩。頸有彩囊曰避株。背有采羽曰翬翠。腹有采文曰錦鷩。而動物學中所載雉屬。有東雉。臺雉。離雉。鷩雉。赤鷩雉。白腰鷩。錦鷩。白鷩等。禽經之所謂翬。似即東雉。鷩雉即錦鷩。山鷩鷩雉。離雉即白鷩也。而禽經所謂錦鷩。乃狀如鳩。膺前五色如孔雀羽。出南詔越山中。古時歲採捕之。爲王者冠服之飾者。非動物學所載。謂爲錦鷩。即鷩雉者同也。爾雅翼云。鷩似山鷩

筆記

而小。山海經曰。小華之山。其鳥多赤鷩。可以禦火。一謂之鷩。又謂之駿鷩。說文鷩赤雉也。駿鷩鷩也。而南越志稱駿鷩即山鷩。吳都賦以山鷩如鷩。而黑色。木棲晨鳴。禽經又謂海雉爲黑色。動物學謂鷩雉亦稱山鷩。博物志云。山鷩有美毛。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翟雉長毛。雨雪惜其尾。栖高木杪。不敢下食。往往餓死。正與禽經所謂山鷩者相同。飲食須知云。山鷩有四種。似雉而尾長三四尺者。爲鷩雉。似鷩而尾長五六尺。能走且鳴者。爲鷩雉。俗通呼鷩矣。似鷩而小。首有采毛爲鷩。似雉而腹有采色爲錦鷩。俗通呼爲錦鷩矣。各書所載。紛紜不一。或形同而名異。或形異而名同。此亦博古家所宜研究者也。雉毛可爲筆。可織物。

十一

其尾古用之製扇。其羽古用之飾服。戲劇上用山雉尾飾冠。長三四尺。分列左右。甚爲美觀。然于古之飾冠之道。則失之遠矣。

未完



宗教叢談

關於教會之研究

蕭洵千演講
王竺鳴記錄

今天要談一談基督教。基督教中國人竟把他看作洋教。卻認定佛教是中國教。其實佛教產自印度。不過傳到中國來。把他化成中國式。合了中國

人的眼光和心理。所以沒有人反對他。請看印度佛像。全都沒有帽子。中國的佛像。全有冠冕。印度人到了廟裏。都獻鮮花。中國人到了廟裏。都燒香。原來印度很熱。人人不戴帽子。所以佛爺也不給他帽子戴。中國冷的時候。必需帽子。所以佛爺也加上冠了。佛爺至上至尊。就把帝王的冠冕給佛爺戴上了。燒香實在是獻花的一種變象。中國寒冷時。求花甚難。就本着須有馨香氣味的法子。研究出燒香來。再說印度人。多數是光着頭。穿了肥袖衣服。請看我國僧人。剃頭穿肥衣。曷嘗不是學印度呢。

我國人反對基督教的地方。就是信教的帶有外洋彩色。人們看了。多不合宜。早先我對於基督教。

有一種抱負。常要把教會改革一下子。實行與否。卻盼望在將來。

基督教一半是習俗。一半是道義。可是習俗上的感動。比道義不在以下。如若要使基督教在中國發達。必須變成中國彩色。譬如信教必須領洗。爲甚麼呢。原來西洋人入猶太教時。必得領洗。相沿下來。好像牢不可破的。如今我們要改良。求其適合於中國人心理。偏不領洗。我們想一個別的法子。也無不可。還有聖餐一件事。不過是猶太的國慶典禮。把他看爲定例。其實聖餐在一個小飯館裏。絲炸片炒。也沒有甚麼。再說施洗時必得牧師。尤其不通。我想只要道高德重的人。全能給人施洗。凡此種種。都是少數牧師的規定。不是金規

宗教叢談

玉律。我們曷嘗不可改革他呢。

教會原爲叫人與人能聯絡。增加感情。不想人到教會裏。反到千般造作。萬種掩飾。豈不失了人情。失了真性嗎。我想作完禮拜。就可打球遊戲。不可把有用之地。成了廢物。多時鬧著他。用時很少。豈不可惜。

諸如此類。說不勝說。今天我忙了一天。只好拉雜的說一說。大意就是盼望諸位。如果信教。信教以後。千萬要存一種改革的心理。要能實行。基督教豈不在中國發達了嗎。

蕭君儀論透澈。見識弘遠。此篇堪爲教會金針。可作教徒指導。余視蕭君。誠基督教中之

王安石。

竺鳴附言



經史子集。固是治國之本。博物雜書。亦有守身之方。况日用起居。書有不載。習俗瑣事。經有不傳。必由經驗作。或自多聞知。始可有獲身心。趨益避害。此格物麤談一書。所以不可不錄也。格物之書多矣。而博學有用之事。未有加于此者。何則。蓋坡公以文學家哲學家。而旁及于格物。特其餘事耳。其經驗多聞。豈淺鮮也哉。是故公不僅為後人文章之宗師。要亦博物家之先達也。

甲子八月

章雪樓謹序

格物麤談

目錄 卷上

- 天時 地理 樹木 花草 種植 培養
- 獸類 禽類 魚類 蟲類 果品 瓜蔬

格物麤談卷上

宋 眉山蘇 軾子瞻著

天時

- 立春明朗無雲歲熟 正月八日雲掩月春雨多
- 上元晴主一春少雨 雨水陰多主水少
- 春風對秋雨 清明柳條止醬醋潮溢
- 清明泉水造酒可留久 芒種前蘊豆開花主水
- 立夏夏至日暈主水 小滿前收鹽芥菜可交新

烏賊魚過小滿則形小 風仙花五月開主水

秋熱則無蠶 秋分晴主少收

中秋晴主來年水 中秋月光多兔少魚

中秋無月蚌無胎 立冬晴主暖多魚

冬風夜半息必凍 重霧三日必大雨或大風

未雨先雷船去步回 月暈主七日內有風雨

月望則蚌蛤實 閏月梧桐樹多生一葉

對三光便溺折人年壽 小兒指月令耳後生瘡

重陽晴則冬至元旦上元清明四日皆晴

初三月下橫雲橫截主來日雨

鴉浴風鵲浴雨鵲浴斷風雨

雲如人頭在月傍白主風黑主雨

田螺肉視月盈虧月毀于天螺消于淵

大風將至月暈重圓風從缺處來

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于後承其影則得火

榆葉化灰置密室中將風則飛揚

元日端午鷄鳴時以火照諸樹無蟲

清明午前晴早蠶收午後晴晚蠶收

鴨過清明後則生卵內陷不滿

清明日三更以稻草縛樹上不生戴毛蟲

醬味不正取冰雹一二升入甕中即佳

立秋前收小麥以蒼耳剉碎同曬則不蛀

臘月廿四日種楊柳不生戴毛蟲

雪水侵原蠶矢和五穀種之耐旱不生蟲

怒目久視日月令人失明

元旦及端午五鼓以斧砍諸果樹則結子繁不落

辰日亦可

棗熟著霧則多損以縹麻或稽糶四散檀樹上可

避霧氣

季冬鵲始巢開戶背太歲向太乙知來歲風多巢

必卑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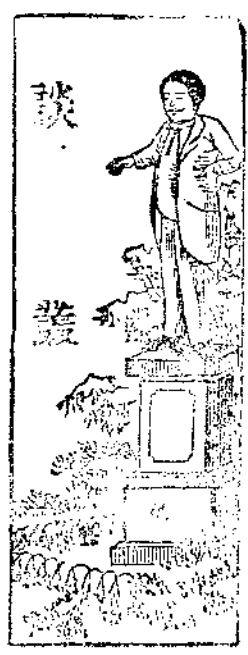
炭與土等重懸室中天將雨則炭重晴則炭輕又

云以此驗二至不雨之時夏至一陰生炭重冬

至一陽生炭輕

清明採薺菜花陰乾暑月置近燈燭則蚊蛾不侵

未完



雪樓隨筆(續)

雪樓

舉案

案亦作按。古梳字。食器也。孟光舉案齊眉。想即梳字。篆隸變遷時代。曷止一案字。史記持案進食甚恭。如謂几屬。則可曰移。曰設。而曰持者。必盤屬也。天香樓偶得載云。考古人布席于地。席上置案。如今世滿洲桌是也。後漢去古未遠。梁伯鸞家或從此制。所以能舉。亦未可知。又說文案几屬也。枕譚云。楚漢春秋。淮陰侯謝武涉。漢王賜臣玉案之食。則是玉盤而下有足者。曰玉案。故說文以爲几屬。

耳。或于案中別置器。或竟置食。若孟光則力能舉石臼。而况一案乎。又謂以案作桌則不可。以案作盃尤無據。又鹽錢論良民文杯畫案。神仙傳金案玉杯。是皆謂為盃。然據陳華亭枕譚所考亦甚近理。蓋茶托之類。或如盤如几。均襯杯屬之下。防其傾覆也。或以同質為之。或以異質為之。正合案意也。資暇錄謂茶托子始於唐。由是觀之。杯碗之托。古時已有之矣。

嬰兒

人始生曰嬰兒。羣碎錄云。男曰兒。女曰嬰。天香樓偶得亦謂女之幼者曰嬰。男之幼者曰兒。故嬰字以女。今人統稱之為嬰兒。無男女之分矣。

未完

談叢

燕台筑音(續)

豬仔

佟柱華

常見各報詈不肖官吏為豬仔。未悉何義。後見水經注云。變童。非女弱年。息子而兩般。秋兩。童云。仔即崽。字粵俗。呼幼穉曰小仔。幼女曰柳陰仔。使女曰美仔。紉袴曰阿官仔。泥腿曰濫仔。予意不肖官吏多出身微賤。行為卑污。不啻泥腿。而豬曰臥廁。溷中四腿。泥污則詈不肖官吏為豬仔。或寓泥腿之義。未審然否。

端午

曩祇知五月五日為端午。宋璟八月五日千秋表云。月維仲秋。日在端午。是知凡月之五日皆可云端午。不必專指五月也。蓋端者始也。首也。猶言初。

十七

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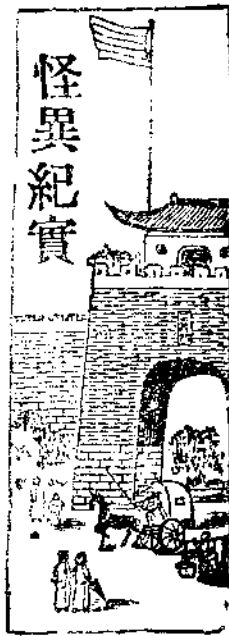
異嗜

劉豈之嗜痂世多知之矣鮮于叔明嗜食臭虫權
 長孺嗜食人爪唐舒州刺史張懷誠左司郎中任
 正明李棟之好服人精賀蘭進明好啖狗糞遼東
 王丹好啖人血明駙馬都尉趙輝喜食女人陰津
 月水南京祭酒劉俊喜食蚯蚓是皆理之不可解
 者也

清涼傘

寶顏堂秘笈載劉子儀侍郎三入翰林意望入兩
 府頗不懌詩云蟠桃三竊成何味上盡鰲頭意轉
 孤稱疾不出朝士問候者繼者詢之云虛熱上攻
 石八中立在座云只消一服清涼傘足已意謂兩

府始得用清涼傘也今用者皆作清涼散誤



怪異瑣記(續)

梅村

民國四年余服務於京師西郊第一校教席校址
 在頤和園翰林院公所其南百步外為舊海軍公
 所校長吳傑甫傲居焉每至日暮見一蛇與貓鬪
 蛇每為貓嚙其尾蛇敗遁去後蛇又引一蛇來較
 前蛇略巨兩鬪之亦不能勝貓怒甚竟嚙前蛇蛇
 受大創旋斃草中後蛇亦蜿蜒敗去即此已一星
 期矣忽一日吳絕早起見貓蛇在頤和園南宮門

橋上酣鬪。雖驚之使散。而二物竟不覺。忽見貓直前。嚙其身。蛇被嚙。即以身纏貓項。吳急進前。折柳枝鞭之。開竟見貓蛇俱斃。滾墜橋下。究不知二物有何宿孽焉。

怪異紀聞(續)

雪樓

大龜

七月下旬。永定河又漲水數尺。一時波浪洶湧。由上游冲下。金黃色大龜無數。均約丈餘圓。後隨大魚甚多。亦非常見之物。去後水即落。大水之年。此物多作怪也。

大雹

陝西寶鷄縣全境。大雨雹三日。重者數斤。小者亦

游記

如拳。有一雹重量竟達四百斤之鉅。幸落空地。未聞傷人。此本年七月二十八至三十日事也。雨遇冷凝為雹。不知此雹如何凝成。

大鮎

西直門外船塢寒洞外。于本月二十日晚五時。忽波浪狂起。現一鮎魚。長大如驢。少時即逝。聞該處人云。此魚乃塢中舊有者。特夜晚常出。白晝罕見耳。然塢不甚大。不知何以能存此蠢物也。

未完



旅戴記

竺鳴子

十九

民國甲子夏。第四次旅北戴河。長夏疏簾。一覺午夢後。蟬聲因風而至。枯寂之餘。搦筆伸紙。記吾瑣屑。其亦消暑之一法歟。

余既至戴。居小東山。山前臨海。晴時望之蔚藍。與天爭艷。常有數點白帆。若隱若現。皆漁舟也。山北低處有莊。俱單姓。耕種外。依漁爲業。當三四月間。聯船數十。入海數十里。捕魚。所獲匪尠。余前歲居單莊關帝廟內。常與莊紳單翁談國事。彼所云如譚如夢。匪夷所思。余不禁嗤然而笑也。余來三日。赴蓮峰山。山在戴之西。或名聯峯山。高數百尺。滿山短松。鬱翠愛人。他樹絕鮮。山麓建公園。名蓮峰公園。內設鹿園。大小鹿凡十餘。花紋美麗。且極馴靜。過園而西。有茶肆一。茶點稍可。折而北。有小亭。

內懸銅鐘。擊之鏘然。復北渡長橋。橋爲枯木所製。極槎枒之致。橋下無水。芳草沒膝。間有野花三五。作媚人色。余曾攝影於此者三。至橋北有觀音寺。一寺乃新建。級高約二十餘。入寺即正殿。殿門未啓。余覓火工去鍵乃入。見神龕高聳。內木刻金裝南海大士像。端然妙目。正大儼容。不禁肅然。瞻仰既畢。火工讓余至西配殿。配殿爲客廳。佈置極雅。且懸書畫。有泰山金剛坡拓片。字約二尺。甚遒勁。余小憩品茗。味清淡。火工復以烟進。余辭之。彼啞然失笑。余未知其所以笑也。余以銀角酬之。出寺。適有小驢。余賃之以代步。出公園。至大路。反顧園中。蓮花石旁。石碑高聳。余尙憶其詩。爲海上濤頭幾萬重。白雲晴日見高松。蓮花世界神仙窟。孤鶴

一聲過碧峰。漢武秦皇一剎過。海山無恙世云何。中原自有長城在。雲壑松風獸寤歌也。碑旁國旂飄入空際。五色燦然再行。園爲林掩。不可復見。乃迤邐經西海灘。沙土限驢。不能速行。余按轡徐徐。策鞭南望。浩浩乎巨海無垠。波濤極湧。擊巖石上。如崩珠濺玉。而海鷗三五。踰濤而飛。時有吾國婦女三五。服艷色水衣。浴於波中。其兩灣西子之臂。時掠珠濤。斯亦巾幗之勇事也。復行經三橋。至車站。汽笛聲。振人耳鼓。此誠旅人之恩物也。余返寓。僕以餐進。枵腹雷鳴時得食。不啻珍錯。食訖閑步。郵差來。得家書。展讀知慈親安健。吾之欣慰。不可言狀。次日余患目疾。乃至連醫士處診治。携藥水返。醫之三日而愈。沿海雨水極勤。旬日必兩三

笑
林

次。故物多濕霉。前余携茶葉兩包。置壁上數日。啟之均發霉。不能飲矣。襪被衣服。必常曝於日光中。

未完



笑
林

解顏錄

幼山

學生問先生道：「現在的返老還童術，是不是至老不死的法子？」先生道：「是的！」學生道：「那麼以後的世界，要變成賊世界了。」先生笑道：「怎麼會變成賊世界呢？」學生正色回道：「以前先生不是說過的嗎？」

二十一

論語上有句話說（老而不死是爲賊）。

醫生對病人道：「無論甚麼樣的病症，經我診視之後，總沒有不痊愈的。」那病人很沉痛的答道：「不差；先生左臂上的這條黑紗，恐怕就是成績上的紀念品了！」

費先生買了一個熱水壺，把涼水裝滿了一壺，隔了許久，把水重復倒了出來，忽的很憤恨的罵道：「臭東西！騙錢的本領委實不小。我本來想，火也沒有，怎麼能熱水呢？」



紀譚鑫培（續） 懶翁

鑫培與瑤卿扮夫婦之戲。汾河灣外。尚有探母御碑亭牧羊卷武家坡桑園會等齣。當時在中和園。二人配戲。觀者莫不擊節歎賞。僉云。真一對夫妻也。瑤卿身材窈窕。舉止閑靜。眉目亦極清秀。惟鼻頭略高耳。瑤卿爲陳德霖弟子。頗有青出於藍之譽。蓋其歌喉婉轉。出音柔潤。毫無粗硬之味。雖鶯聲嚶嚶。無其悅耳也。其扮貞節婦人。有幽閑貞靜之意。一時青衣皆莫之及。鑫培常云。瑤卿這個孩子多愁多病。簡直是林黛玉。我也不能不將就他。其嬌貴可想。偶扮公主。着旗下裝。尤覺伶俐。可人。有時請雙腿安。不緩不急。十分合式。若姜妙香。輩腰幹不直。皆不能似也。近來不肯露面。或云其

噪音已壞。未知確否。陳德霖面雖老醜。若關西大漢而唱工仍十分圓到。惟音稍硬耳。閉目聽之。彷彿徐娘未老亦甚可愛。若自創以下。吾不欲聽之矣。

前觀新新舞臺之可笑

鑫培之戲甚多。演二三月可不重複。何以登臺不過半月。即唱回頭戲耶。殊不可解。昨詢之鑫培。云園主人所派。以為上海人最喜看空城計瓊林宴也。果如所言。則新新舞臺可謂祇知好利者矣。余以為上海人看戲之心理。決不如是之窄隘。鑫培來申不過月餘。即去人未有不喜聽其新戲者。演重複戲不但拂聽戲人之心。且埋沒鑫培之所長。而未必即能滿其慾壑也。其排戲之無理。

可謂三失之矣。

鑫培之戲佳者儘多。如唱工之戲。尚有捉放曹。學余三勝。且有金秀山以為之配。可謂最佳之戲。舉鼎觀畫。轅門斬子。法場換子。斷密澗。昭關。皆有味之戲也。唱做俱好者。尚有定軍山。八大鍾。胭脂虎。南天門。清官册。諸戲。南天門唱做皆臻絕頂。惟惜無瑤卿以為配耳。其餘好戲不勝枚舉。何以獨賞空城計瓊林宴二齣耶。可知新新舞臺之淺陋矣。

紀十三旦

品花寶鑑寫梅子玉初見琴言。出台如一朶彩雲。下降五光十色。將人眼光分作數處。一時合不攏。來越想看。越看不清楚。可謂善於形容矣。然此不過意想之境。求此人材豈可得耶。北京唱青衣花。

都門瑣記

日若姜妙香王慧芳朱幼芬梅蘭芳賈璧雲爲一班所稱許者以余觀之不過皆中人之材比之神女賦所謂五色並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洛神賦所謂神光離合乍陰乍陽者百分不得其一二也惟十三日演新安驛出台之時旋轉如風背插鋼刀一把寒光閃閃久之不能見其容貌其行矮步舞鋼刀一場精彩飛溢光氣滿台神志爲之一振大呼一聲如空山虎嘯令人發噤真有如茶如火不可測度之意其後將鬚鬚望地下一擲嫣然而笑幾欲傾城後在後台見之則齒豁面皴已六十餘矣上裝看去不過三十許人不知當妙盛之年其聲價更何如也然其人精神極旺喜談諧無論見何人莫不取笑真可謂千年之老精

二十四

怪也唱梆子惟青衣花旦可觀餘皆令人生厭而花旦之中十餘年來惟十三旦可稱傑出其次有崔靈芝靈芝貌甚美溫潤如玉音調婉轉口白清利亦可愛也。



都門瑣記

名勝類(續)

懶翁

國子監

國子監在安定門大街路東成賢街東頭路北乃專制朝代一紀念地大門外東西牌樓兩座額爲國子監大門有立牌一署曰集賢門蓋爲聚集天下賢士之意二門立牌署曰太學字爲兩漢兩滿因前清所重修故有滿洲之字東西各有一碑門

內東有鐘樓。西有鼓樓。中有琉璃瓦牌樓一座。頗稱華麗。其後有御碑亭兩座。分列東西。中各有御製牌文。入後有大院落一。中有圓池。漢白玉為欄。池上有方亭一。名曰辟雍。四面皆門。門前各有石橋一道。架於池上。亭中設有紅漆木質寶座一。為每年皇帝至此講經之所。以勸國人。此亦專制時代之美事。今反不如昔。亦殊可嘆。在辟雍之西北。有樹一。名復活槐。前立有木牌云。此樹乃元人徐衡所植。至明時枯。忽於乾隆十六年後生枝葉。故名。今猶茂盛。亦可謂奇事。博物者當或有說。最後有大殿一層。為彝倫堂。中有石碑十六。上鐫十三經。堂兩旁有典籍典簿繩愆博士四廳。兩廊有石碑一百七十四。也鐫十三經。東廊有率性誠心崇

小說

志三堂。西廊有修道正義廣業三堂。四廳六堂。均為學官辦事之所。數代相傳。今將作廢。文學前途。可悲也夫。

未完



言情小說 海濱佳話 (續)

金紹芝

第四回 (續)

放暑假納涼海口 得佳音知己解顏

與曉樓天天聚首。後來因為梅小姐要到海濱避暑去。兩人就不能天天相見了。故此要想一個法

二十五

子。能天天在無意中能彼此誰也不能忘誰。二人想來想去。梅小姐想了一個法子。就指着表對曉樓說。僧們要拿這九點當作十二點看。曉樓說這個法子很好。當時二人就把表對好。可是這個法子。只有曉樓梅小姐二人知道。別人一點兒也不能明白這個法子。由此可知曉樓跟梅小姐的心理。他們兩個人一定想世界沒有第三個朋友。可以作知己。所以跟誰都是很冷淡的。見誰都沒有好些話。因為這個原故。所以雪紅一問那表的意思。梅小姐有點兒不好說。此時雪紅跟梅小姐正在聽濤龕坐着談話。忽然小環驚驚慌慌的跑進來。臉兒是白的。站在小姐面前。扶着椅子背兒。眼淚在眼圈兒裏。說小姐您把我送北京去吧。梅小

姐說怎麼啦。因為甚麼。你倒說話呀。老是這們沒頭沒腦的就是。一句。你到底為甚麼。小環說。因為晚飯還沒開了。我想沒事。我跟小燕出去到海邊找蛤蜊螺螄去。我們正在沙灘上坐着哪。從西邊兒。小環說到這不說了。梅小姐說。你說呀。小環沒法子說。從前僧們宅裏那個和兒從西邊來了。跟我們倆人。橫眉立目的說。現在太爺不歸梅家管了。太爺這們着。太爺那們着。還說了好些不好聽的話。嚇得我們就跑回來了。梅小姐想了半天。說他不能到這兒來呀。不是你認錯人了。小環說。那兒能啊。您不信。您問小燕。梅小姐說。不要緊。少出去。就得了。他還能找到門上來。雪紅在旁邊聽着。不知什麼事。梅小姐就告訴了他。這纔明白。雪

紅說。小環這孩子倒是不錯。梅小姐說。就是有點兒嬌氣。梅小姐對小環說。你出去把老侯叫來。小環出去將侯順叫來。侯順不知甚麼事。說小姐有甚麼事。梅小姐說。剛纔小環小燕他們在外頭玩兒。說和兒也來海濱了。有這們回事沒有。侯順說不錯。前兩天我們還見着了。雲天霧地的說甚麼一個月掙幾十塊錢了。亂七八糟的。不知道說些甚麼。敢情他從僭們這兒走了。就找了一個外國事。那孩子又機靈。現在看那樣子。事情還不錯。也是跟外國人避暑來的。侯順說。您有甚麼事嗎。梅小姐因爲自己是小姐身分。也不好跟他說甚麼。只好說去罷。沒甚麼事。侯順出去了。復又告訴小環說。往後沒事不必出去。要有人出去。你們買甚

小說

麼。給你們代來。你們倆人何必緊往外跑呢。有時候你不在家。小燕在這屋。替你作事。你看他可是比你小兩歲。做起事來倒不叫人費話。小環聽梅小姐不替他們出氣。反倒說好些不是。這真是豈有此理。未免心裏不痛快。也無可如何。跟梅小姐理論。又不敢出口。慢慢的就出去啦。背地裏跟小燕說。梅小姐怎麼不講理。不過生些悶氣。這裏梅小姐跟雪紅說。你看這事情也很難辦。和兒這孩子又不在僭們這兒。他也沒鬧出甚麼大大不得來。將纔我不得不壓小環的火。要一勁兒慣着他。他太嬌氣啦。雪紅說這也沒甚麼。回頭稟明伯父。調查和兒所跟的這外國人叫甚麼。請伯父給他寫封信去。也就完啦。這時小環進來請兩位小

姐出去吃飯。雪紅拉着幗俊到了廊下。大家歡天喜地的坐下吃飯。衆姊妹一邊吃飯。一邊商議那天晚上吃回野飯。很有趣。雪紅說明天晚上正是十五。月亮又圓。看看出月亮的景緻。非常好看。也不必帶很多的菜。作幾樣便菜。帶些麵包。黃油。各樣果子醬。搖兩筒冰絞凌就得了。硯芳說。你們說明天十五我纔想起來。後天還是素蘭的生日哪。素蘭說這們點兒的歲數。那裏還有甚麼生日壽日的。快別瞎說啦。梅老太太說我已竟告訴了趙管家。十六偕們樂一天。素蘭說你看都是硯妹妹瞎說。梅老太太說。你別說他。是你幗俊妹妹告訴我的。其實你們生日。我都記得。你們走了這幾年。我就都忘了。素蘭說。幗俊妹妹怎們會還記

得呢。這必是親日派告訴他的。雪紅小姐剛喝了一口湯。差一點就給噴出來。忍着壓啦。笑着說。你纔是親日派哪。過去就要打他。素蘭說。好姊姊。你別打我。誰叫你使喚日本丫頭呢。梅三太太也說。別打急啦。二人落座。大家吃完了飯。幗俊打了半天鋼琴。小姐們唱了些歌兒。幗俊這纔回到聽濤龕。一進門兒。小環遞給小姐一封信。小姐坐下將信折開看了半天。小環在旁邊看小姐直對着信樂。小姐回手拿下月份牌。看了半天。拿紅鉛筆在月份牌十八日那張畫了一個紅道兒。把信擱在抽屜裏鎖上。小環看了半天。也不知甚麼事。小姐這們喜歡。心說從到海濱。也沒看見小姐今天這們喜歡的樣子。真是叫人莫明其妙。

第五回

吃野餐梅強遇險 作生日素蘭興悲

梅小姐把信鎖在抽屜裏。回頭告訴小環說。明天晚上太太小姐們在海邊兒吃野飯去。你把我那雙鹿皮的皮鞋拿出來。我從買了還沒穿一回啦。小環說那雙鞋。我怎麼沒看見過呀。您攔在那兒啦。小姐說。在那大皮箱子裏頭哪。就是那豆青面兒黑皮花兒的那雙。小環打開皮箱子找了半天。在緊底下啦。從皮箱子裏拿出來。將鞋櫃子掏出來。真是端端正正。又瘦又小。一雙厚底兒小皮鞋兒。小姐拿起來試了一試。不大不小正合脚兒。又叫小環將一套灰色囉嘰衣服一雙黑絲襪子都預備出來。恐怕晚上海邊兒冷。後又跟雪紅找衆

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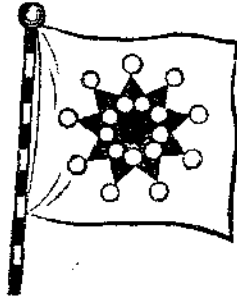
姊妹。在廊下看了半天月亮。這纔回屋裏睡覺。到了次日。吃過午飯。大家都在屋裏睡午覺。惟有梅小姐那裏睡得着覺。昨日又接來曉樓赴海濱的信。恨不能今天就是十八。獨自坐在籐椅上。院內鴉雀無聲。只聽那海潮的聲音。院內松樹上的蟬鳴。小姐這時千思萬慮。自思未到海濱以前。與曉樓如何戀愛。到海濱後。總想必須秋季纔得相見。沒想到他又得着夏令會的機會。也可以來到海濱。這也是萬想不到的事情。不知此時他的心中如何喜歡。如何高興。小姐正在思慮之間。一陣涼風吹來。覺得有些困意。躺在床上。放下紗帳。睡着了。沒有兩點鐘的工夫。幾位小姐都起來啦。大家漱口洗臉梳頭。鬧成一陣。將梅小姐也給驚動醒

二十九

小 說

啦。坐起來一看表。已經五點半啦。這纔叫小環打
洗臉水。洗完了臉。小環給小姐梳頭慢慢的梳了
一個愛司頭。小環一邊梳頭。一邊說。這頭也不知
道爲甚麼叫愛司頭。

未完





本刊啟事一

敝校現已開課敝刊已將暑假期中芻刊印就出版所有登廣告之家續登與否請先聲明以便續印所有廣告欠資亦請即時擲下爲荷

本刊廣告部謹白

啟事二

敝刊現出版至五期

閱者諸君所有欠資請即

擲下爲荷

啟事

本刊發行部啟

三十一



廣告每期刊例

三十二

廣告每期刊例

底封面之外面加倍至少半面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加用色紙或彩印外國文繪刻圖樣另議 連登多 期價目從廉	全	面半	元八
	十	面	元五
	五	四分之一	元
	元		元

中華民國十三年

每月出版一次

本刊每册定價大洋二角

本京郵寄每月加收郵費半分

外埠郵寄每月加收郵費一分半

如寄費時用銀元票及折郵票均可刊資一律先

惠否則不寄 輔幣照市價貼水



編纂者 華語學校

發行者 華語學校

北京燈市口

電話東局一六三三號

北京虎坊橋

印刷者 京華印書局

電話南局一三八號
六九一號

五月一日第五號出版